

第一回 王敬头私走延安府 仁孝天子高排东家村
汴梁宣武军便是一个好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保
乡刺使棒最是得气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保
乡刺使棒最是得气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保

許水傳

王敦头私走避安府
宋哲宗皇帝在时去
仁宗天子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伦洋书坊

施耐庵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明)施耐庵著.—2版.—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2-0286-3

I.水... II.施... III.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277 号

水浒传

SHUI HU ZHUAN

施耐庵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正文用纸: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787×1092 18开本 34印张 1082千字

2004年1月第2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302-0286-3/1·273

定价:19.0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5)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5)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20)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27)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33)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38)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43)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46)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	(52)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弓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56)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60)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64)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宫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69)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73)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78)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83)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89)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95)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01)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07)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113)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17)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22)
第 二 十 五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135)
第 二 十 六 回	偷骨殖何九叔丧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139)
第 二 十 七 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145)
第 二 十 八 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49)
第 二 十 九 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53)
第 三 十 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57)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62)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168)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175)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180)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185)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191)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196)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202)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208)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215)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220)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226)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232)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239)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245)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253)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258)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264)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268)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274)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278)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283)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289)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295)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300)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304)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309)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315)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320)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325)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331)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337)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344)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349)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353)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358)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362)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367)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372)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376)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379)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385)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390)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394)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399)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402)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410)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415)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418)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422)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429)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434)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439)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444)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449)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455)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459)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463)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468)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472)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476)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480)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484)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487)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492)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人云龙兵围百谷岭	(495)
第九十七回	陈瑾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498)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陂梨	(501)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507)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511)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515)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518)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522)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526)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530)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533)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536)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539)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544)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549)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555)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560)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565)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570)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575)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580)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584)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589)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595)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603)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朱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羽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但见：

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奇花绽锦绣铺林，嫩柳舞金丝拂地。风和日暖，时过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邮亭驿馆。罗衣荡漾红尘内，骏马驰驱紫陌中。

且说太尉洪擎擎御诏，一行人从，上了路途，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座好上清宫！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人；右势下玉女金童，簇捧着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趺履顶冠，南极老人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潺，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清殿上，击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磬真人



人礼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当下上自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令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

当晚各自权歇。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

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摩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谓之山，侧石通道谓之岫，孤岭崎岖谓之路，上面平极谓之顶，头圆下壮谓之峦，藏虎藏豹谓之穴，隐风隐云谓之岩，高人隐居谓之洞，有境有界谓之府，樵人出没谓之径，能通车马谓之道，流水有声谓之涧，古渡源头谓之溪，岩崖滴水谓之泉。左壁为掩，右壁为映。出的是云，纳的是雾。锥尖像小，峻峻似峭，悬空似险，削碛如平。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茵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哪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扑地望后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时，但见：

毛披一带黄金色，爪露银钩十八只。
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
山中狐兔尽潜藏，洞下獐鹿皆敛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

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

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但见：

昂首惊飙起，掣目电光生。动荡则折峡倒冈，呼吸则吹云吐雾。鳞甲乱分千片玉，尾梢斜卷一堆银。

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栗子比饽饽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叫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太尉看那道童时：

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但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服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皇帝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吩咐他，已定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会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中贵官，如何叫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净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哪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吩咐，早晨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



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獠？”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且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以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薇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格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左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什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厉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诫：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厉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的，但见：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数百年不见太阳光，亿万载难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东西？黑烟鸢鸢扑人寒，冷气阴阴侵体颤。人迹不到之处，妖精往来之乡。闪开双目有如盲，伸出两手不见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时。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挡我，却怎的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

真人慌忙谏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厉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什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挡？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哪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哪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天摧地

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撞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

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什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稳，昼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神蛟。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什么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有诗为证：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
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
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起竖石碑，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吩咐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篆，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且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球。后来发迹，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



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有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二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迤回到东京，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信。董将士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二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数日，董将士思量出一个路数，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吩咐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现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但见：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竞奏新声，教坊司频逞妙艺。水晶壶内，尽都是紫府琼浆；琥珀杯中，满泛着瑶池玉液。玳瑁盘堆仙桃异果，玻璃碗供熊掌驼蹄。鳞鳞脍切银丝，细细茶烹玉蕊。红裙舞女，尽随着象板鸾箫；翠袖歌姬，簇捧定龙笙凤管。两行珠翠立阶前，一派笙歌临座上。

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设席，请端王居中坐定，都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着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哪个府里来的？”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缚扎起，揣在绦儿边。

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球！你唤做什么？”高俅叉手跪复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份模样，这气球一似膘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

次日，排个宴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那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随，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正是：

不拘贵贱齐云社，一味模棱天下圆。

抬举高俅球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

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现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躁，哪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快去，定连累小人了。”

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禀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什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服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



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

正是：

用人之人，人始为用。恃己自用，人为人送。
彼处得贤，此间失重。若驱若引，可惜可痛。

当下娘儿两个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服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入来，吩咐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哪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吩咐庙祝，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往庙中去了。

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驮，拴在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教起李牌，吩咐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

王进自去备了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驮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望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亦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母子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哪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上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母子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母子两个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哪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看那庄院，但见：

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

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人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进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休拜，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假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哪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蔬菜，一盘牛肉，铺放桌上，先烫酒来筛下。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母子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母子到客房里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并拜酬。”太公道：“这个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骡马，教庄客牵出后槽，一发喂养。”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母子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母子在房里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天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相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痛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得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又一下么？”

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叫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哪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较量一棒耍子。”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进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抡着棒又赶进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搦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往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

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旁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



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太公大喜，教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小人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王进。小人不合属他所管，和他争不得，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不想来到这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重新点拨他。”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正是：

好为师患负虚名，心服应难以力争。
只有胸中真本事，能令顽劣拜先生。

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恁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哪十八般武艺？

矛锤弓弩铳，鞭铜剑链挝。
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杈。

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不在话下。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正是：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
一杯未进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前后得半年之上，史进打这十八般武艺，重新学得十分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哪里肯放，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王进道：“贤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负累了你，不当稳便，以此两难。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

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缎子，一百两花银谢师。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儿，备了马，母子二人，相辞史太公。王进请娘乘了马，望延安府路途进发。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亲送十里之程，心中难舍。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洒泪分手，和庄客自回。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跟着马，和娘两个，自取关西路里去了。

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症，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愈，呜呼哀哉，太公歿了。史进一面